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九十三至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施華

史記集解卷九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孽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

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離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文穎曰鋒銳欲東向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

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為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

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反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

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黄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

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黄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武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

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

頹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也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頹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謚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頹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雒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

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别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滅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觖望如淳曰觖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

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寛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

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

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

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

待賔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賔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刼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

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户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封四人以

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黄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黄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

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

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集解卷九十三

史記集解卷九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

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

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

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

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旣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

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

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

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横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横之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田横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横懼誅而與其徒

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揺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

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韓信田横蒯通者善為長短説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節賔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集解卷九十四

史記集解卷九十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

嶭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

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駰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

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鍾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皆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旣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

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駰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斄音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千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

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寧字戰

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

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

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

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媭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絶
數月孝文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
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
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
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
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
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

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畱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焉氏音支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徐廣曰駔一作駬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脱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五千户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别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

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狶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馴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

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舒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靖續酈氏後

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廏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鼻貽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鄭展曰作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紿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

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也駰案鄧展曰令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

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

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

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鬬賜爵七大

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服虔曰疾攻之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

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令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

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絶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

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仕廣陵以禦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縣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

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

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别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將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别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别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禄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禄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

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戸賜黄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歳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歳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歳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絶二歳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

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集解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九十六至九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黄其榮

史記集解卷九十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

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

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亾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

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

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

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

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後五歲高后

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駰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

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黄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

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蒯音聵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騆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

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堧

之悞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更改封靖安侯子侯臾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

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大傅諫爭而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

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

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

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黄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

為相是何見之明也　黄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

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

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禄勲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傍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

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

史記集解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九十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圉縣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

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

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

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説客馳使諸侯漢三

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

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揺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案蜚狐在代郡西南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歴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歳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
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
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
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
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
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
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刓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

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

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
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
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
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
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
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
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

箕

服虔曰魋音椎

令兵士椎頭結

据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

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

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

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

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

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廼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

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廼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音詎不若漢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槖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槖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

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

公為也韋昭曰恩汚辱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刧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量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

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

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

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廼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

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

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吕太后崩大臣誅諸吕辟陽侯於諸吕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吕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至深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吕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絶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

遂死囚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

可以成大功令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令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説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别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因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集解卷九十七

史記集解卷九十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寛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寛封

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邑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從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謍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

屯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頃侯

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

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

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

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

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

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

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别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税菑南徐廣曰令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户别之河内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别

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

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户號信武信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别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别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

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駰案：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

使者予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

北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集解卷九十八